

银色的林莽

鞠梅初
田玉明

编



银 色 的 林 莽

工人文艺创作丛书

田玉明 鞠梅初 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济南

B723026



责任编辑：卮玉华 吴晓玲
封面设计：栗政平

银色的林莽

工人文艺创作丛书

田玉明 鞠海初 主编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经八路十一号、电话 610051—485）

印刷者：济南市东郊印刷厂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3.75印张 290千字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7-5329-0325-7

I·285 定价 5.10元

目 录

雨夜.....	曹金龙	曹金虎 (1)
哦! 女工板房.....	于春杰	(5)
捕捉.....	吴 耘	(17)
陈迎炜小说二篇.....		(25)
误操作.....	刘百胜	(30)
评先进.....	聂克贵	(37)
啊, 秋菊.....	刘学增	(41)
业务科长的日记.....	高 峰	(48)
组阁.....	吴志川	(51)
需要寻找的答案.....	陈长白	(58)
道是无情却有情.....	王永志	(61)
一袋水泥.....	陶 伟	(63)
阿美.....	王洪亮	(67)
火, 未燃烧之前.....	盖 波	(70)
未被查获的罪犯.....	胡玉民	(72)
李邪子骂街.....	万峰源	(75)
火警 113	赵宏利	(78)
失约的相会.....	李安峰	(80)
工厂纪事——关于爱的故事.....	章 林	(84)

妻子晨曲.....	张印禄 (90)
上零点的母亲.....	罗 微 (92)
心之所系.....	于 澎 (94)
中秋节, 圆圆的月儿.....	李政祥 (96)
杏花飘落的季节.....	延宝青 (98)
忧郁的琴声.....	吴海晶 (102)
雨夜笑声.....	陈 健 (106)
最后的选择.....	庄永青 (107)
换届选举.....	刘明平 (109)
楼上楼下.....	肖 青 (111)
新邻居.....	吴 限 (114)
连环套.....	陈新强 (117)
忏悔.....	郭济生 (120)
党办新来的年轻人.....	马树东 (124)
酒场.....	赵建和 (127)
调资.....	杨成渠 (129)
苏连科小说二篇.....	(131)
孙希录小说七题.....	(140)
项阳小说二篇.....	(146)
倪渊小说四篇.....	(153)
正局长“私访”.....	张方兴 (158)
瘦猴与疯子.....	夏礼英 (161)
老师也是最可爱的人.....	李景伟 (164)
萌.....	孙秀贞 (166)
生日.....	梅冬青 (168)
父与子.....	马铁刚 (171)

雨.....	董 梅 (173)
一件碎花连衣裙.....	盖 波 (175)
狗二的婚事.....	毛卫国 (177)
失落.....	沙作宏 (179)
文革轶事.....	王德璞 (181)
撕破的梦.....	魏道仁 (183)
稠密的白杨叶.....	于海燕 (187)
福兮祸兮.....	路永江 (197)
梦.....	孙秀贞 (200)
老两口.....	高 峰 (203)
殷红的雪花.....	徐连诚 (206)
奶子姐姐.....	尹衍红 (214)
陌生的情侣.....	羽 人 (221)
雾.....	黄建纲 (227)
老妇人与猫.....	王 刚 (232)
良心的挣扎.....	李永丰 (235)
田立伟小说三篇.....	(247)
石化城抒情.....	丁圣光 (254)
在齐都的故土上.....	郭济生 (258)
齐鲁之恋.....	项 阳 (260)
老油工的情怀.....	李遵主 (262)
我的心在乙烯工地.....	刘 见 (265)
钢筋颂.....	小 吾 (266)
童年,我做过一个梦.....	张新颖 (268)
路.....	周和信 (270)

莲花山下.....	侯延祖 (272)
窗口.....	王旭红 (276)
绿叶.....	李 彤 (278)
夜凉如水月如水.....	李焱革 (281)
姥爷的戏匣子.....	曹金龙 (284)
我的侄女.....	高耘汉 (288)
车站.....	星 岩 (292)
女性咏叹.....	朱秀琴 (295)
公泉峪怀古.....	圣 光 (298)
异国绿海情.....	张新颖 (301)
尘埃祭.....	何绍改 (303)
欣慰.....	曼 娜 (307)
玉兰赋.....	卫业军 (309)
我爱荷花.....	赵龙军 (311)
心灵深处.....	靳 棣 (313)
春游灵岩寺.....	石 峰 (317)
成山角啊 天尽头.....	梅 初 (321)
威海即兴.....	秦曙光 (325)
金秋锦秋湖.....	李 明 (328)
说“臭”.....	张新颖 (336)
阮华卿散文二题.....	(338)
方忠散文二题.....	(342)
刘喜书散文三题.....	(350)
鞠蕾散文二题.....	(357)
李旭杂文二题.....	(360)

写给齐鲁石化公司·····	桑恒昌 (365)
石化城掠影·····	谢明洲 (366)
石化城, 五月·····	庄永青 (368)
乙烯工地抒情·····	胡力重 (370)
塔边情歌·····	徐 波 (372)
六月的阳光·····	杨 柳 (374)
橙红的夜色·····	何 凡 (375)
工区音乐会·····	王延龄 (376)
洛炼奏鸣曲·····	赵税宽 (380)
斑车上·····	胡力重 (382)
心歌·····	石洪勋 (383)
我愿作一片雪花·····	王建国 (385)
致老师·····	黄海荣 (386)
我走进你的生日·····	蔡跃鸥 (388)
黄河思絮·····	陈迎炜 (389)
黄叶·····	马 际 (391)
古冢 (外一首)·····	刘 亮 (394)
田笛诗四首·····	(396)
李明散文诗三章·····	(402)
徐连诚散文诗六章·····	(405)
迟荣辉散文诗五章·····	(409)
周蓬桦散文诗九首·····	(414)
张从征诗二首·····	(424)

雨 夜

曹金龙 曹金虎

窗外，深秋夜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风从门缝里闪进来，钻进袖筒，顺着空隙直跑到后脖颈，使人冷不丁打个寒噤。窗外路灯下的树木在风雨中抽搐着，给人增添一股寒意。

晚饭吃过后，我不知该怎样打发这风雨周末的漫长夜晚，踌躇良久，决定去和邻屋的老师傅们一起聊天来消磨这难熬的几个小时。

推开隔壁的门，一股酒气迎面扑来，只见地上放着个小方桌，几位师傅正围坐着饮酒取乐。魏师傅见我进来，热情招呼我坐下，并拿过一个酒盅：“来来来，大学生，先喝一盅暖暖身子。”

我抄过一个小板凳，拥挤着坐下，端起酒盅一仰脖，立时一股热流从嗓子眼直穿胸膛。伴着几声咳嗽，我的眼泪也呛了出来。

“好，够爷们儿！这才象一家子。”魏师傅亲热地替我捶了捶背，又给我斟上了第二盅。

“我们屋的张师傅回家了，”我挟口菜边吃边说道：“一个人挺没意思的，就过来想和老师傅们说会儿话。”

“嗯，咱们一块儿喝酒说话。我们几个喝了一会儿了，你来晚了，再补上这一杯。”

紧挨我坐着的赵师傅脸上老是笑咪咪的，一说话给人一种老实厚道的感觉。等我喝完盅里的酒，他在一旁接过话头：“嘿嘿，大学生，我们愿意你来玩儿。我们几个文化水儿不多，不过挺愿意跟你们这些才子们在一起拉拉呱儿，长点儿见识。平时你常听见我们几个老头子在楼道里说粗话不是？你可别笑话，我们那是在气头上，有时候我们哥几个看不惯一些事儿，又没能耐去整治，就只好骂几句解解气，没嘛儿坏心。你别看我们哥几个粗，在活计上我们可不是耍种。老魏、老贾、老陈、还有我，管焊铆钳，各精一门儿，不是吹牛，在全厂都是拔尖的，不象有些人……”

“别说这些，一提我就有气。”魏师傅喝了口酒，语气重重地说。“要我看，有些人就是该骂！他们拿公家东西不当回事儿，随便糟践，钱财成千成万地扔，不骂怎么着？扔在水里还有个响儿呢！还有那些挂“长”字的，损厂肥私，干公家活穷磨，屁大点活十天半月干不完；可干起私活来看那份儿精气神儿！背着上头大把捞钱，出了事故又遮遮盖盖，这些人不欠骂吗？唉！年龄不饶人，我岁数也差不多了，该回家和老婆孩子团圆团圆，伺候那一亩三分地儿去了。我看你们哥几个也别干了，一个个腰疼腿疼的，退了算了。来，酒都凉了，干这一杯！”

陈师傅有了几分酒意，脸红红的，拿起酒壶给大家斟酒，嗓门儿似乎也高亮起来：“魏哥，我听说好多单位有给

当头儿的送存折的，逢年过节吃的喝的用的都往家里送，净在黑天半夜里插咕。说是小道儿消息，可无风不起浪……”

“算了算了，”陈师傅还想说，可魏师傅打断了他的话头：“咱们还是喝酒，完事美美地睡上一觉。别犯那份儿肝气。我为啥说要退休回家？眼不见心不烦。你没见社会上这股风儿，咱们工人，还有农民干出来的血汗钱，还不是转着圈儿地‘倒’进个人腰包儿里去了。象你我这些人又能怎么着……”

我默默地听着。看着他们心灰意冷的样子，不知怎地，我内心里突然感到一阵阵地难受。对于我这个涉世未深的新毕业的大学来说，我多么希望魏师傅他们说的都是假的，又多么希望魏师傅这样的人不要离开这儿！

突然，屋门被人冲开，一股冷风卷了进来，大家一个激凌。只见一个满身雨水的师傅站在门口。他喘息未定，急急火火地冲着魏师傅说：“老魏，催化两台丙烷机出了故障。大伙儿玩不转，没辙了，叫我来请你们。”

我心里一紧：魏师傅他们几个正怨气冲天，又是周末，再加这恶劣天气，他们能去吗？要真耽搁一天，损失就是上万呀！几位师傅也大眼瞪小眼儿地看着魏师傅，脸上表情各异。

魏师傅站起来，顿了顿，猛然端起酒盅，一仰脖儿。随后他探身床下，抄起工具袋，向赵师傅几个一挥手：“咱们走。”到门口又扭过头来：“大学生，你自个儿待这儿给我们看家吧。”话音未落，几个人已迎着冷风跨出门，向装置区奔去。

窗外的秋雨似乎比刚才更紧更密了。我不堪忍受寂寞，

就草草上床入睡了。睡梦中，我好象看见魏师傅几个冒着风雨向装置区急进，又似乎看见他们几个围着打开大盖的气压机紧张地抢修，看见他们头上的汗水在慢慢地向下流淌……

一阵杂乱的说话声把我吵醒。睁开眼，天已大亮了，窗外的雨也停了。门外高声说笑的，分明是一夜未归的几位师傅。我迅速起床开门，只见一个个脸上黑不溜秋地站在门外，正互相取笑对方的埋汰样儿。我赶紧把他们让进屋来。

魏师傅扔下工具袋，先奔向酒瓶子，嘴对嘴地灌了一大口，然后将瓶子递给赵师傅。几个人就站在屋里互相传递着“吹喇叭”。我见状急忙把昨晚的剩菜端出来，于是，几个人重整旗鼓，又大吃大嚼起来。看着他们那股高兴劲儿，显然一夜之间已大功告成。我兴奋地拎起水壶：“您几位先吃着，我去打点儿开水来，你们好好洗一洗，完了咱们看电影去。”

等我打水回屋，不禁一愣。只见地上乱七八糟地扔着东西，桌子上一片狼籍，凳子椅子也东倒西歪。几位师傅已胡乱地歪在床上进入了梦乡。再细看魏师傅，他那身潮乎乎的脏衣服还穿在身上呢！

我默默地看着屋里的一切，看着几位师傅那酣睡的、脏兮兮的脸，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我不忍心惊动他们，放下水壶，退出了房间，随手为他们轻轻地带上了屋门。

哦，女工板房

于 春 杰

跨过工字钢搭起的小桥，田莉看到了那片绿色的板房。虽然她扛着一小卷行李，右手还拎着沉甸甸的网袋，滞重的双腿却忽然有了力气，迈开步子走去。

高高的火炬，湛蓝的天空，腾空高架的管线，巍然矗立的厂房，还有四周数不尽的临时筑起的简易板房，描绘出一幅三十万吨乙烯工程大会战的壮美画图。看到这一切，年轻的女技术员一扫满面的忧悒，心情豁然了许多。

弯弯的小路两旁，开满了紫色的苜蓿花；一只粉红色的小蝴蝶，落在青青的草丛里。

“哎呀，田大姐，你怎么来了！”一位姑娘从板房大开的窗口探出头，扯开嗓子嚷起来。她叫任霞，在车间里就同田莉很要好。

“我来加入你们的行列，不欢迎？”田莉笑吟吟地说道。

“棒极了！”任霞转回脸向屋里吆喝：“嗨，快出来，欢迎我们的田大姐呀！”转眼间，她已抢先跑出房门，接过

田莉的行李。

小胖子趑拉着鞋跑出来，用一副好奇而又将信将疑的眼光上下打量着田莉，那样子似乎在说：“大技术员也来住我们的板房？”

田莉拍拍她的肩膀，笑道：“连体试车就要开始了，搬来住一段，免得忙起来再来回跑。”

任霞拽拽小胖子，说：“愣着干啥，快请田大姐进去坐呀！”她看一眼略有些憔悴的田莉，心里象明白了点什么，却没问，抱起行李先进了门。

这是间宽敞的大房屋，实际是两个单体间合并而成的。东西头向外各开一个小门，正中还有两扇可以关起作隔板用的板门。也许是姑娘们喜欢热闹，这门大敞着。十二张单人床一律南北向，整整齐齐摆满了两大排。有两张空床，上面摆满了茶缸、饭盒、脸盆。

“睡我那儿吧，”小胖子怯怯地拉拉田莉的后衣襟，半是央求地说，“中间，安全。”

“睡我这儿，靠窗口，空气新鲜。”任霞独断专行，将行李卷提向自己的床铺。

“不不，”田莉拦住任霞，“我和小胖子当‘邻居’吧。”

“田大姐，客气啥？在这儿，咱就是一家人。”任霞不肯放弃手中的行李。

“马屁拍得倒挺响。”房间一隅传来一声咕哝。正往脸上扑粉、一直装做若无其事的徐晓燕晃晃满头瀑布似的长发，神气十足地站了起来。她是厂长的女儿，一直觉得高人一等。她现在很有点不快，一是自己受了冷落，二是来了个

比她长得漂亮的姑娘。

小胖子一翻白眼，冲她嘟囔了一句：“穷烧！”

“河边无青草，哪用你多嘴！”徐晓燕的脸一扳，竟来了气。她最瞧不起的就是小胖子，矮矮胖胖地象只蠢企鹅，偏出头管闲事。

小胖子也火了，把腰一抹，涨红了脸质问：“你骂谁？”

“就骂你，半文盲，少管教。”

“你！”刚才还勇气十足的小胖子，这阵忽地愣在那儿，嘴角剧烈地打起了颤。

人呀，最怕触到不愿被人知晓的痛处。

小胖子不是那种生来娇生惯养的姑娘。刚一岁，爸爸就去世了，抛下无工作的妈妈和年幼的两个小哥哥。生活所迫，妈妈只好忍痛割爱，含着泪把她送给了邻居家卖烧饼的大嫂。小胖子的养母是个寡妇，她不疼爱也不喜欢自己的养女，只是将她视为能养老送终、侍奉她的贴身丫头。所以，小胖子从小就挨打受气，刚念完小学，就辍学卖烧饼，又早早进厂当了学徒工。往事不堪回首。小胖子最最害怕的就是别人提及自己的身世，偏偏徐晓燕以此咒人。她的心一酸，竟抽抽嗒嗒哭了起来。

骄横跋扈，任霞看不惯！徐晓燕也太不象话了，小胖子哪点对不起她，遭到如此奚落、嘲弄！那次去采样，穿高跟鞋的徐晓燕不小心将脚扭伤了，疼得她坐在地上抹眼泪，还不是小胖子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她背回板房的？晚上，徐晓燕捧着肿起老高的脚脖子不住叫痛，不也是小胖子买来一瓶酒，倒在碗内，用火点着，一把一把地抓着火苗为她热敷的

吗？这才几天功夫，她就这样忘恩负义！

任霞一张俏脸拧歪了，竖眉立眼地喝道：“徐晓燕，你别没心没肝，你也太过分了！”

因为是自己的出现扰乱了这儿的平静，田莉忙上前解劝，先安抚了小胖子，又柔声劝慰徐晓燕：“晓燕，说话一定要注意，别为逞强伤了和气。”

谁料，晓燕也斜着眼问她：“你那么爱教育人，怎么教育不好你丈夫？”

“这……”田莉怔了，脸色煞白。

苦，有时可诉，有时又难以诉清。

“你属狗的吗，出口伤人！”任霞怒不可遏了，一把揪住徐晓燕厉声质问：“你凭啥这么横？就为有个当厂长的爸爸？徐晓燕，这儿是会战工地，可不是你欺侮人的场所！”她手上一用劲儿，把徐晓燕揉了个趔趄。

一物降一物，徐晓燕真有点怕了，她不敢再还嘴，只是铁青着脸佯装做满不在乎地站着。

田莉咬了咬嘴唇，拉住了余怒未消的任霞。旁边的一位姑娘忙打圆场：

“得得，大星期的，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有吵架的工夫还不如去现场练兵呢。”……

晚上，板房一改原来的模样，中间的两扇门紧紧关闭了，将整个房屋隔成两间，东面住分析工，西面住操作工。究竟是谁出的主意，将同车间这些女工一分为二？又是谁动手立起的隔板？无人过问。姑娘们以为，只有将晓燕同任霞和小胖子她们分开，才能减少这里不必要的火药味儿。

田莉枕着双手躺在床上。她久久不能入睡，望着立在板

房中间那道人为的“墙”，心里如同被打翻的五味瓶，说不清是一番怎样的滋味。人间有着多少这样有形或无形的障碍？又有着多少亘深莫测的隐秘……

大学毕业后经人介绍，她同教育科的那位瘦高、潇洒、颇有风度的江庆芯相识，并确立了恋爱关系。二十八岁，晚恋，本身就是世俗舆论的对象，偏偏她又有点怯懦，怕失去他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为此，没有更深的接触和了解，她就匆匆地结了婚。婚后，她有娇羞心醉的甜蜜，更多的却是说不清的烦恼。

丈夫常常将她拥入怀抱，托起她的下巴说：“莉莉，你真美！老天把俏眼、小嘴、甜酒窝全赐给了你，真让人又怜又爱。可是，每当看见男人们的目光向你扫来，我心里就有一千个不舒服。”

吃醋，这大概是男人固有的弱点吧，她没在意。不料，他这种在爱情上的自私和敏感却太过分了，竟然愈演愈烈，达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

那是一个风雪弥漫的早上，车间 A 罐区锅炉试压，升温始终不能正常。她就地展开图纸，同厂部李工程师蹲在地上，一边往手上呵热气，一边查找原因。这一镜头恰好被丈夫撞见，晚上一回到家里，他便出言不逊，说李工程师看上了她，趁工作之便向她靠近，并会一步步地引诱她……

为了不让人留意瞩目，他不许她跳舞，不许她一个人去看电影，甚至不许她一个人去散步；他给她买来一件件最不时兴、臃肿、难看的衣服，并且一次次拒绝搬入新的楼群，坚持住在远离厂区租来的农房。为这，她每天上班要比别人多走一小时的路。